



## 小太妹的今昔巨变

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天使，  
只等待你去把她唤醒。

我出生在物质条件很优越的家庭。父母长辈对我寄予无限期望，为我选择最好的学校，希望我能够有所为，但事实并非如他们所愿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、学校各种不良的诱惑，也随着金钱上的富足，我渐渐地成了问题学生。在社会上各种青少年帮派的吹捧中，我傲慢的心态变得更是不可一世。我的表情冷冷的，酷酷的，帮派里称我为小太妹。如果我想整谁，不用多说，丢一个很冷酷的眼神，小姐妹们立刻就会去办。

母亲因为我打架斗殴、抽烟喝酒讲粗话的恶习，气得得了心脏病，高血压。父亲多次想送我到少管所，但因碍于颜面，总是驱车半途折回。

那时，我麻木冰冷，丝毫没有体谅父母苦心的想法。即使和父母偶而坐在一起，一定是在怒骂叫嚷中痛苦地结束。家庭美好、和睦，这些词儿当时与我们彻底绝缘。

上高一时，我来了兴致，把自己一头乌黑的长发，染成了蛋白色，并自己动手把头发剪得凌乱不堪。回到家后，父亲看到我的样子，挥手就打，狠狠地打。我被打得全身青紫，却根本得不到母亲的安慰。我非常恨父母，从此离开了家，学也不上了，整天在社会上游荡。

后来我又喜欢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他的家人把父母开的医疗器械店砸烂了两次。父母传话给我，要走就走得远点，别在我们眼前晃悠碍事。我很赌气偏故意在他们面前出现，惹他们生气。父母拿我没办法，几乎哭着说：我们前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供你养你都给你最好的，你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和不幸。

### 内心的坚冰开始消融

后来偶然的一次，在楼道里，遇见一个小姑娘在往邮筒里放彩色的单张。小女孩太矮小，够不到上层的邮箱，就请求我帮忙。当时反正我闲着没事，索性就把上层的全都放了。长期的孤独寂寞，我已习惯对外界不闻不问。放完后，我就推门出去了。

小女孩在后面追着，用纯纯清亮的声音说：“大姐姐，谢谢你。你真好。”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陡然一阵发酸。“大姐姐，你等一等。我这里有超级好看的《神韵》晚会光盘，想送给你。”她恳切的态度使我露出了久违的微笑，接纳了。

在朋友住处，不知为何我会流着泪看完了神韵晚会。也不知为何泪水会陡然地那么多，内心的悲苦、孤独寂寞的生活，好象被一一化解，麻木冰封的心灵好象被这晚会彻底地消溶了。我第一次有了人真实的感觉，有了自己活生生的生命，我好想回家，好想结束这放荡不定的生活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回到小女孩放单张的地方，抽出了一份，上面写着《明慧周报》。我仔细地看完了所有的文章，感觉心里真是清凉，一种莫名的喜悦冲击着自己。我开始思考。

### 脱胎换骨的改变

也许是因为内心的忏悔吧。我再次遇到了那个给我带来生命奇迹的女孩。恳请她把每期的《明慧周报》送给我，也希望她能给我介绍一下法轮功究竟是什么。小女孩的眼睛明亮而有神采，很热心地解答了我的问题。令我惊讶的是，她小小的年纪，却思维敏捷、

# 明慧週報

●鹤岗版● 第12期 2009年10月19日

【明慧网】2009年10月9日，以“真善忍”为准则推动品德教育的台湾高雄市五福国



中团队，获得了市教育局及各界的最高评价，并获得推动品德教育最优良奖。

其中，五福国中品德教育团队的核心教师张素杏（上图左二）受到教育局的最高肯定。她是该校的学务主任，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。

修炼前，张素杏感觉人生好像走到了尽头：自己一身病，还要应付沉重的工作；儿子患了肺结核；个性叛逆的女儿和她形同陌路；先生天天与她吵架。

2002年7月，她们全家开始修炼法轮功后，都获得了健康的身体，而且大家遇到矛盾都找自己的问题，家庭关系融洽了，张素杏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宁静和喜悦。

她因此深深感受到法轮功的法理可以迅速提升人的道德，便开始言传身教，用“真、善、忍”的道理教导学生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五福国中的学生看起来气质纯净，服装整齐、对师长同学彬彬有礼。张素杏说：“唯有以真诚、善良、忍让的准则在学生心里扎根，学生会变得很懂事、用功读书、乐观开朗。”◇

毫不紧张、对答如流。

我有些楞楞地问：“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口才呀，把我说得心服口服。”小女孩开心地咯咯笑起来，我也跟着笑起来。也真奇怪，在这个小女孩面前，我的一切伪装都是多余的。即使丝毫的造作，也都会在她纯真的渲染下，流露出真实的一面。在她面前，我看到了真正的自己。

“大姐姐，你学大法吧。”小女孩看着我很认真地说。“法轮功看到我满头白发，也会要吗？何况你又不知道我以前……”小女孩很聪慧，看到我有难过的表情，拉起我的手，把我带到她的家。后来每天在她放学后，和我一起读《转法轮》，不到两个礼拜我们就读完了，功法动作也全部学会了。那段时间对我真是太宝贵了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感受到了这样的喜悦、感激和深深的触动。（转下页）

『真善忍』  
法理赢得高雄教育局肯定

(接上页)抽烟喝酒的陋习,在读《转法轮》那段时间我再也没有想起过,五个多月过去了,记忆中以往的生活,好像是另一个人的经历。我的头发染回了黑色,做了一个大家闺秀的发型,和帮派的朋友们都一一断交了。



### 我给父母跪下了

我带着巨大的勇气和痛悔的心情回到了家。母亲开了门,很苍凉的表情看着我。我扑通一下跪

下来,说:“妈,请您原谅,原谅我给您带去的痛苦。我现在已经开始修炼大法了。师父教我做个好人,我不会再去抽烟喝酒打架了,也不会再让您伤心了。请您相信我。”母亲一下哭出声来。我进到房间再次跪下来,请求父亲原谅:“爸,您为了我,付出了很多心血。以前女儿不懂事,总是让您和妈伤心难过。我现在开始修炼了,师父教我‘真善忍’,我慢慢地会做一个好人,做一个有用有益的人,不会再让您绝望伤心了。”

一家三口拥抱着哭成一团。巨大的家庭不幸,因为我开始修炼大法,烟消云散了。

看着父母熟睡的脸庞,想想这几年我对父母的所作所为,真是不堪回首。我轻轻地走到父母床边,平生第一次做了最引以自豪的事,为父母盖好了被子。早上,我为父母煮了清香甘甜的米粥,做了一盘小菜。父母惊讶地笑着,眼眶里又涌出了泪。

那曾经不敢奢望的安宁、美好、和睦与幸福,在“真善忍”的力量下,像源源不断的清泉,涌入我们的家,涌入我们的内心深处。谢谢师父,谢谢大法!法轮大法真好!◇

## 鹤岗大法弟子李玉章被迫害致死

黑龙江省鹤岗市大法弟子李玉章,2005年9月22日被绑架关押,2006年3月被劫持到绥化劳教所继续迫害,于10月5日含冤去世。

李玉章,男,58岁,家住黑龙江省鹤岗市南山区西山街,2001年因进京上访,被非法劳教三年,在鹤岗市劳教所遭受迫害。因反映睡觉太挤,就被恶警毒打,把手指掰坏、骨折,脑袋上被打得出包,到出所之后头上还一直有包。

2005年9月23日早5点来钟,李玉章家突然被鹤岗市公安局、南山公安分局、铁西派出所共10多个警察包围、非法抄家,所有的地方都被翻遍。恶警强行把李玉章绑架到铁西派出所,同时将妻子、儿子也一同带到铁西派出所进行非法审问,说李玉章家有笔记本电脑,不承认就不让吃饭。

李玉章妻子和儿子被派出所扣留一天后放回,李玉章被非法关押四天后被劫持到鹤岗市第二看守所。在派出所关押期间,恶警没有让李玉章一家人吃一点东西,当家人提出要控告不法人员时,办案人员竟嚣张的说:你们告去吧!

李玉章一共四天没给饭吃,送看守所时,人走路已经有些摇晃,从此身体一直不好。2006年3月被劫持到绥化劳教所后状况越加不好,走路吃力,腹部肿胀积水,他向劳教所讲不能出操和劳动,恶警不允许,说:必须有医院证明才能休息。李玉章被迫带病出操和劳动,到八月份人不行了,才被允许去医院检查,随后让家人去接回。

回家一个多月后,李玉章于十月五日去世。



## 《锦州晚报》头版惊现“天灭中共”后……

9月27日的《锦州晚报》头版图片出现“天灭中共、三退平安”字样。该图片是在辽西小商品市场外拍摄的,本意是为了显示“十、一”前市面的

庆祝气氛。但也许是天意,在图片左下角处的市场外停车护栏上赫然出现呼吁市民退出党、团、队的喷字。事件发生后,锦州市各级党政机关惊恐万分、草木皆兵,倾尽一切力量企图收回这份“三退”报纸。

订阅了《锦州晚报》的某居民,取报时发现报箱被砸,报纸不见了。后来才知道是政府部门的人为了强行收回报纸所为,简直和强盗一样。一位卖报纸的业主说,当日他批发了50份晚报,刚卖出去一份,就被报社的人以错版为由全部强行收回,连成本钱都没给他,说这是上级的命令,不给钱。弄得业主怨声载道。

而且很多党员都有任务,每人要收回十份报纸,必须完成。可是到哪里找那么多份报纸啊,有的人只好用高出

原价几倍的价钱来买。有的收藏爱好者还愿意花300元买这份报纸。这件事成了“十一”前后锦州百姓谈论的焦点,很多人因此了解到什么是“三退”。

其实像“天灭中共、三退保命”这样的标语不仅在锦州、在全国各地,几乎随处可见。为什么“三退”出现在报纸上令中共如此恐惧呢?因为中共最害怕老百姓知道真相。在互联网上的真实信息难以封堵的今天,钳制利用国内的各种媒体制造谎言、宣传中共的伟光正,成了中共最后的一件“皇帝的新衣”。有人说如果国内的媒体能够刊登出真相,比如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死八千万中国人,对法轮功的十年迫害中折磨死三千多法轮功学员等事实,那么不出三天全中国的人都会唾弃中共。

中共能用强权和暴力收回报纸,但抹不去它内心深处对民意的恐惧,更无法阻挡天意与历史的选择。揭露中共假恶斗本质的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,风靡海内外五年来,目前已引发超过6100万人加入“三退”大潮。“三退”已深入人心。越来越多的人明白,只有退出中共组织,废除把生命献给其党的毒誓,才会有美好的未来。◇